鐔墟堂摘稿

鐔墟堂摘稿卷之二

明光祿大夫太子太傅工部尚書豐城古和雷禮著

謝加　太子太傅廕一子入監

嘉靖四十一年十月初十日恭遇

皇極殿美成伏蒙

聖恩加臣禮太子太傅廕一子入監讀書臣具疏辭免

伏奏

聖旨殿建卿能任事節財茲加恩以示酬奬不允辭吏

部知道欽此除赴鴻臚寺報名

廷謝外臣稽首頓首上言

寶殿聿新共慶 乾坤之開泰 明綸渙發仰承 雨露之敷温在序列以 寵加豈平生之望及始終忝冒夙夜怔營竊惟宮傳清階聯孤卿於近陛實廷襃典依俊士於上庠禮懋勸庸 恩覃裕後胡瞻鵷特久慚高厚之未酬兼得熊羆再孱 殊榮之薦至超踰過甚感激曷勝恭惟

皇上道貫順時孝先述志體一元以居正握四大而宅尊聰念 朝堂遥曬 帝座爰肇基於

成祖制重敬仍再示尊於 上玄名宜載定三極揭建
中之體自今成武昭文九州咸歸會之原永見弘
政宣洽是誠淵謨天縱乎 列聖以慰靈用致駿
崇神扶佚萬方而利見者也臣禮職司提督念切
兢惶任怨節財自分務逞衆欲秉勸卒屬深惟難
貸 宸慈荷偏覆於堯仁曲成枯朽獲周知於舜
哲不棄寸長屢蒙襃及篤念敢謂故途當識窮技
宛如鼫鼠本無襄藝可陳籬落棟之麤聲悉經營
於 睿畫覩雕梁之虹舉寧資籍乎人為方計績

以省躬每憂瘝曠忽　叙勞而霈澤特假優崇傳
義何能溢次承華之步傳經有賴直親泮水之芹
顧遜避之弗俞祇省循而非據臣敢不心懷忠藎
訓服義方一息尚存矢益堅乎晚節舉家共戴期
世荅乎洪私伏願　純嘏茂膺　休徵滋集　欽
時五福　禹疇偕　國運而彌昌　御曆萬年
軒羲與　皇穹而並久

祭東嶽求雪謝　賜祭品

嘉靖四十一年十二月初二日恭遇

皇上躬禱　玄滋蒙遣臣禮於初六日子時告祭　東
嶽廟行禮完畢伏蒙
聖恩頒賜臣素餚臣禮謹望　闕叩頭祇領訖仰惟
皇上凝神淵默體道沖虛斡造化以成能贊　神明而
立極念登稔每徵於歲臘凍霰先零顧霑濡未洽
於郊疇同雲有待仰　上玄而請潤不宣下空洞
之秘文遍群祀以祈祥聿闡　洪壇之大法臣禮
御幕　嚴遣景岱岳以知榮重沐　慈雅普蘇餘
而錫祚覩粢盛之豐絜知穫愛久應於　施[illegible]

邊賚之駢蕃卜珠澤恒盈於 禹甸懷 明馨而
祇德莫罄對揚薦祖考以承麻徒深銘勒伏願
福隆天保 業廣日新 金殿燦金花海宇普金
穰之慶 玉階堆玉屑 乾坤調玉燭之和

祭東嶽求雪謝 賜表裏寶鈔

嘉靖四十一年十二月初二日恭遇
皇上舉祈雪 大典遣臣禮於初六日子刻祭告 東
嶽廟臣謹欽遵行禮畢具本復命奉
聖旨知道了賜彩段二表裏鈔五十錠該衙門知道欽

此除赴鴻臚寺報名　廷謝外仰惟
皇上道契遂初心涵太始握　天樞而運化五氣均調
建　皇極以迎禧庶徵咸若　慶豐年之嘉瑞敷
華巳肇於一陽念五穀之元精薦祉尤珍乎三白
丕宣　金籙載啓　瑶壇　躬禱　昊玄　聖敬
懋躋而無斁分祈　宮廟　靈威昭鑒以弗違臣
禮幸際　明馨濫塵　榮遣捧　綸音以虔告期
高遠之必通景　仰岳而駿奔視左右之如在内
循綿薄積愧有忝於交脩仰荷霑濡肩　寵復膺

乎大　賚覯織文之在筍儼如苑樹迎春捧　寶
籙之盈箱恍若壬膏得潤雲乍同而　恩已霈佇
瞻玉綴之呈祥霰方集而澤先零定卜瓊飛之叶
候褒嘉有耀佩服曷勝臣敢不正已訓工和衷率
屬民生是阜恐竭賦於蘭絲地利以時務求通於
泉貨伏願　僊齡浩衍
帝眷增隆千里不封條共覯太平之景象萬方盡盈尺
未占登稔之貞符

謝祈穀分遣看牲

嘉靖四十二年正月二十二日太常寺題為齋節
祈穀于　玄極寶殿例遣大臣看牲奉
聖旨著侯衆尚書訥禮希孝輪看欽此除臣禮於二月
初一日依期恭看外仰惟
皇上道繩祖武慮切民依謂穀以養生登稔首崇乎東
作而農徵咨盭錫康必謹乎春祈景　寶殿以揭
虔秪　玄靈而展祀禮嚴誓戒方輸薦璧之忱敬
肅齋明預舉看牲之典仰屢　榮遣濫及陋庸輪
日將誠快覩純犧之呈瑞瞻　天復命應知明德

之騰聲薦犉牡於報成載歌良耜肇夢祥於考牧

世慶豐年

謝 賜拯疾丸

嘉靖四十二年三月二十七日伏蒙

聖慈頒賜臣禮拯疾丸十袋臣望

闕叩頭祇領訖仰惟

皇上德懋重玄仁昭廣品契羲黃而按籙親裁療疫之

良方同堯舜以推慈徧普蠲痾之闓澤遂令瘦質

亦被 寵庥珍劑出自淵衷豈謂無妄之試實製

發于　禁嚴要非未達之嘗服儲藥而駐衰齡徊
待分鑣和緩酌貞詮以分私室寧須審候張吳睎
湛露之零瀼惟知結草仰太陽之燕照未切傾葵

盧溝河堤工完謝　賜銀幣

嘉靖四十三年五月十四日該工部題盧溝河堤
工完叙內外效勞官員節奉
聖旨這河堤工完各官效有勤勞着賞銀二十兩紵
絲二表裏欽此臣承勝感戴除赴鴻臚寺報名
廷謝外恭惟

皇上闓度兼容至仁滲漉念河堤衝決橫流久阻乎通衢謂水道闊湮𤄙壅壽闢於鈃縣 納輿言而屢宸慮恒切拯援普 玄德以發帑備特崇利濟仰聖謨之獨運致 天眷之莫違役不踰時收狂瀾於既潰民罔告病華輻輳而騰懽臣禮叨 命閱工未親叅築道因人以成事正斬朽鈍之無能忽叙績而垂慈重荷 寵綏之渥及品程絕還示鼓鑄於洪鈞組極纖華期裁成於大化秖鏤銘而增惕徒佩服以難勝敢不益礪頑資求懷綸綍 九重

之清穆真　寶鼎而嵩嶽同寧睹　萬祺之亨嘉
披偶衣而鶴龜齊壽
謝　賜大紅雲鶴紗衣一襲銀兩
嘉靖四十二年六月十六日伏蒙
皇上以　校殿安成　賜臣禮銀二十兩大紅金彩雲
鶴紗衣一襲欽此臣謹稽首頓首祇領訖除赴鴻
臚寺報名　廷謝外伏以鶴錦騰輝色奪丹霞之
彩裳號呈象光分絕澤之珍晝　錫自天氷兢無
地恭惟

皇上功參萬化道契重玄　篤恭已肅于端居　主靜
尤隆乎基命仰承　昊眷特啓　淵衷新　板殿
以接　紫微肇顯　聖心之宥密揭　璇題而環
禁籞永昭　帝德之冲虛臣禮質本屏綿才慚鍛
鍊偶緣際遇濫厠工曹竦瞻　傑制之恢弘薦沐
殊私之浩蕩章施玉羽　惠無羨于觧衣品列朱
提念敢存乎懷寶五色絢天孫之素手謹裁服以
揚　庥百朋重冶氏之上齊期推餘而濟物伏願
虞裳納祉周鼎凝祥海岳效靈集　鴻禧於黼座

乾坤紀算無疆業於金甌

謝 賜大紅金彩雲鶴羅衣一襲銀兩

嘉靖四十二年七月二十五日伏蒙

皇上以 福安殿 禄和殿美成 賜臣禮銀二十兩

大紅金彩雲鶴羅衣一襲欽此臣禮屢荷 寵殊

不勝感戴叢除赴鴻臚寺報名 廷謝外仰惟

皇上篤恭凝 命丕顯握符 神穆穆以淵潛 心乾

乾而夕惕 景祥徵于 壽域遂契 三靈迎瑞

靄于 玄壇事新 二殿朱栱同金闕澄霽宵唐

臣獻鑑之辰　王堦輿星彩增輝逢禹服梯航之
候爰屋　奎畫　特榜　璇題　福日至而方新
由安人以普安乎百姓　禄時崇而俞茂本和德
以協和乎萬邦正忻門揭善寧定卜　祚綿亨泰
臣禮材同頑鑛荣被簪紳緣辨器以程工忽垂綸
而溥賚函盈鱗趾六齊別鍾鼎之貞精筒出鶴章
五采絢雲霞之藻麗　示陶鎔於造化致用未能
徒禧翼於進趨樹秉多愧敢不感鏤丹肺報積寸
私期鍊質於　鴻鈞切效華封之祝末依光於

龍衮常歌 天保之篇

謝 遣帝王廟分奠

嘉靖四十二年八月二十三日該太常寺題本月二十七日祭歷代帝王正殿例遣大臣一員行禮兩廡合用大臣四員分奠伏乞 欽定等因蒙
皇上遣臣禮分奠臣禮幸叨 榮遣不勝忻戴除赴鴻臚寺報名 廷謝及恭候至期行禮外臣謹稽首頓首稱謝者伏以 殷薦明禋 聖王遡承平正統 綸傳分祀微臣仰被乎殊恩感激無涯名言

莫罄恭惟

皇上凝神靜謐體道宏深　膺曆數以握符　致中和

而建極　念彝倫之攸叙肇自　皇王繫世運之維

持迄于唐宋創業遠崇乎諸帝酬忠兼録乎群英

爰届仲秋聿脩盛典萃一堂而奏假　特勅戎勳

徧兩廡而申虔各專　嚴命臣禮很以駑劣久竊

鴻私不俎豆雖聞實愧維馨之德衣冠在列敢希有

事之榮忽荷　綍頒濫塵祼獻步丹墀而對越豈

徒念切羹墻奉玉帛以周旋何啻身親典誥臣敢

不存誠夙夜寅清衷蹇予　慶廷秉德蕭雝儀度弗愆於　周廟考幾人以尚友竊慷鄰俞吁咈之風慕其烈而思齊多叅蹤附奔走之末伏覩　皇圖有赫文治恒新　邁五登三綿玄纘於鳳紀而自今伊始　參天兩地迎紐嘏於龍宸而亘古爲長

壽恩宮安爾謝　賜銀兩表裏大紅織金羅衣一襲

嘉靖四十二年九月初二日恭遇　壽恩宮安爾

蒙 皇上遣臣禮行禮臣欽遵行禮完畢具本復
命訖隨於初三日伏蒙
聖恩賜臣禮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又同諸臣蒙 賜
織金羅衣一襲欽此除赴鴻臚寺報名 廷謝外
臣誠榮誠感稽首頓首上言伏以 御宮承 昊
眷昭 一人介壽之徵金榜定 璇題協 五位
迎 恩之義祭謝仰釐於 綸道對越難勝告成
疊洊平 寵須銘鏤莫罄仰惟
皇上宅心廣大析義精微紹 列聖以凝庥 參兩儀

而宰治念　宸居之肇建制既維新徇　玄佑之
重申名宜尊舊日次　壽星而揭扁聿占　壽域
宏開吉蠲恩德以将誠共覩　恩光普照臣禮材
同樗櫟用愧楨楝祗　命奉安儼若身遊蓬島新
神鑒格倪如祥燭蓬萊方忻瀛事為榮詎意多儀
示惠實呈叙觥彩分九牧之上供笥出玄纁彩絢
三線之載績望　明庭而承　畀渥已洽霑雲偕
群匹而捧綺羅再沾湛露深慶　陶鎔有自益知
衣被無私思作礪而奮庸期副　聖朝之追琢勉

書紳以圖報恒懷虞室之彰施伏願　景貺駢臻
禎禧流衍　同岡阜山川而延壽常聞千石之金
聲　歷元會運世以承　恩永受四方之玉帛
秋報分祭都城隍謝　賜祭品
嘉靖四十二年九月十四日恭遇
皇上於大高玄殿欽舉秋報大典蒙　遣臣禮分祭都
城隍禮成伏蒙　聖恩以收回素饈　頒賜到臣
臣謹稽首頓首祗領訖仰惟
皇上綜握瑤符均調玉燭念大田之肇績民命所關慶

美利之普成 神功攸著格 玄穹以崇報宣法

籙於 齋居 勑臣廣而同寅達 精禋於群祀

臣禮仰虔 綸遣旣叨盥薦之榮忝 眷私祗

拜餕餘之澤自天有耀踏地難勝謹正席以先嘗

矢無忘于一飯圖敬事而後食期乃粒於蒸民

秋報分祭謝 賜彩段寶鈔

嘉靖四十二年九月十四日恭遇

皇上於 大高玄殿欽舉秋報大典蒙 遣臣分祭都

城隍禮成具本復命奉

聖旨知道了賜彩段二表裏鈔五十錠該衙門知道欽
此除赴鴻臚寺報名　廷謝外仰惟
皇上仁弘大化道契渾元思惇本以重民依先積誠而
崇秩報從金衡之正序　貞符協兆於雲疇慶玉
粒之呈祥縟典　特修於　玄殿爰周群祀遍及
城隍遂令籲劣之蹤亦忝駿奔之列憶叨榮於昨
歲深惟廟貌恒新載　欽遣於今辰益仰威靈孔
赫秉虔清以敷告凜陟降而趨蹌仰窺　精意之
上升錫康有素快覩　明馨之來格降福無疆方

竊幸於饗　神正怵息而復　命忽承　慈眷兼

孚　寵須捧霞彩之綺章有何勞於組織懷龍紋

之寶鏹徒負　德於曲成惶汗增慚傴躬滋懼感

逾廢寫謹裁脤以昭　天庥珍比朋龜務襲藏而

為世用伏願　洪釐茂集　戩穀駢臻事　上帝

以潔粢盛垂衣裳於億載阜生民而謠耕鑿通泉

貨於萬方

申舉秋報再祭都城隍謝　賜祭品

嘉靖四十二年九月十九日丑時恭遇

皇上於　洪應雷宮申舉報成大典蒙遣臣禮分祭都
城隍廟禮成伏蒙　聖恩以收回牲品須賜到臣
臣謹稽首頓首祇領訖仰惟
皇上心凝敬一道洽中和成能參兩極之功宰育立群
生之命秉精禋以答　玄貺無德弗酬披寶笈而
啓　雷宮靡神不舉遂容疎朽申祭城隍聰庭廟
以陳儀欽靈威而奠爵斝　恩私之過渥忽駿惠
之頻加近祇拜乎素饈已慚厭飫茲重叨乎俎實
敢後爲嘗念民力之普存願錫金穰于四海載天

休之日至永奉玉食於萬年

秋報再分祭都城隍謝 賜彩段寶鈔

嘉靖四十二年九月十九日恭遇

皇上於 洪應雷宮申舉 報成大典蒙 遣臣禮分

祭城隍廟臣謹欽遵行禮畢具本復 命奉

聖旨知道了賜彩段二表裏鈔五十錠該衙門知道欽

此除赴鴻臚寺報名 廷謝外仰惟

皇上行同天健 禮法地畢建 皇極以敘疇 敬人

時而重本 玉食徵祥於粒食恒懷無逸之誠

壽祺兆瑞于禾祺彌懋維馨之德上巳丑而展
玄殿躬叩　蒼旻繹甲午而闢　霄宮申宣　聖
敬爰率循乎群祀肆分享於城隍臣禮內愧齋明
外慚盛服五日兩叨　欽遣重依俎豆之輝光丑
分專壇虔脩時祀篆香之縹緲方戴　絲綸履下
詎期筐篚頻加捧綵帑之雙函惠實逾於挾纊覩
楮文之稠疊榮豈止於懷珍　深惟緤繭非輕求皁
民以實稼穡益信泉源有自務道利而肇豐穰伏
願　帝籍揚庥　璿圖叶祉總秸世登于禹貢共六

脩億載之丕嘗黍稌再咏於周田永覩萬方之富
庶
西宮工完遣祭謝　賜銀兩綵段
嘉靖四十二年九月二十日恭遇　壽源宮二山
接頂關西宮門墻及千秋千樂千景千安宮安扁
蒙　遣臣禮祭　后土司工諸神臣欽遵行禮畢
具本復命奉
聖旨知道了賜銀二十兩綵段二表裏內監給欽此除
赴鴻臚寺報名　廷謝外仰惟

皇上 仁弘叅贊 德妙經綸 秉剛健以闡訏謨昭
文明而新 御宇山頂接連乎 後殿環拱 紫
微門垣再闢於 西宮遥通 清禁茂承 恩而
贍萬禩先啓泰以迓千祥奏功介玉露之凝秋九
昊申綏於長樂 揭榜值壽星之煥景百靈擁護
於永安是誠 仙檢錫齡丕顯 一人之有慶以
致 御題呈瑞聿徵五福之時臻者也臣禮猥以
凡庸濫叨 欽遣依香筵以申 謝仰祈 帝鑒
有嚴捧爵帛而駿奔齊定卜 神歆不忒幸紫叨於

寵命忽冐竊乎 殊私美錫騰麟象之光恩深陶
鑄文烰炫雲霞之彩義重化裁愧百鍊而比堅貞
慕五紽以崇節俟功存琢礪益抒獻纖之誠感切
服膺勉竭吾紳之志伏願 龍圖鎮翼 鳳曆綿
延佩金書寶籙以齊天共戴昆吾之紀績合卉服
旃裳而戴 聖世貽竹帛之流輝
西宮工完謝 賜大紅雲鶴紵絲衣一襲銀兩
嘉靖四十二年十月初六日狀家
皇上以 壽源宮二山接頂闕西宮門牆及千秋千樂

千景千安四宫夏扁美成賜臣禮銀二十兩大紅
金彩雲鶴紵絲衣一襲欽此臣謹稽首頓首祗領
訖除赴鴻臚寺報名　廷謝外仰惟
皇上駿惠先猷欽承　帝眷握寶符而御世垂丹扆以
纘圖介　萬壽於紫樞旁崇山頂迎千禧於　禁
籞展拓門墻虹流際華構之重輝歲復秋而長樂
星彩映　御題之高揭時煥景以咸宴凝神無羨
於合宫悟道何誇乎衢室是誠　玄恩中錫宜實
默啓宸衷以致　聖制精詳事事不需人力者也

臣禮幸值告成之日慚無幹理之勞蒙 遣祭而

竊 寵頒已逾涯分忽霈綸而加殊渥益激私衷

覩麟趾之精純碧光瑩如曦耀侈鶴章之艷麗采

色燦若雲騰遭逢仰賴於陶鎔經畫奚庸於組織

心懸百鍊敢懷富而藏珍報效七襄期積功而累

寸伏願 祥呈金闕 瑞協宸旒冀夏鼎於 熙

朝永受職方之貢賡越裳於奕葉祗居中國之尊

祈聖顯俯宥謝 賜祭品

嘉靖四十二年十二月初五日恭進

皇上躬禱 玄滋蒙遣臣禮於本日子刻祭告 顯祐
宮行禮完畢伏蒙 聖恩以收回素饍 頒賜到
臣臣禮謹望 闕叩頭祗領訖仰惟
皇上玄德淵深至誠悠久在璿璣而齊政調玉燭以迎
祥 念節序已逾於一陽 元功方始顧豐穰實
占乎三白瑞澤未滋爰致齋祓之祀 特舉精禋
之典 闡符章而 臨法駕期清達乎 穹蒼肅
宮廟以飭臣工徧申虔于子夜遂令 廣場分告靈
神景 湯敬之日躋定卜明馨昭格戴堯仁之

天覆敢期駿惠　榮領鶴邊寶以拜嘉似睹瑤空
之降霰捧粢盛而薦饗如瞻碧落之同雲惟　宸
衷無感弗通自昊蒼有求必應飛瓊霙於　禁苑
永省惟歲之庶徵普呈屑於雲疇世歌屢年之大
有

祈雪顯祐宮謝　賜彩段寶鈔

嘉靖四十二年十二月初五日恭遇
皇上舉祈雪大典　遣臣禮於本日子刻祭告　顯祐
宮臣謹欽遵行禮畢具本復　命奉

聖旨知道了賜彩段二表裏鈔五十錠該衙門知道欽
此除赴鴻臚寺報名　又謝外仰惟
皇上　命基有容　心覃緝熙齊七政以若時體三才
而弘化　念癸亥稱長之日寔甲子開泰之元將
登豐稔於萬年端兆祥霙於今歲屢　宸衷之翼
翼　躬禱玄壇冀　天聽之昭昭適申群祀遂容
陋劣分告明神景廟貌以趨蹌仰戴　居歆之有
素將　聖誠而奏格定知顯祐之無疆方喜溢於
駿奔忽　寵頒乎　鴻渥綵幣遥分　內帑宛如

儼御之飛瓊寶絡貫及蓬門佻若寰區之堆玉固
章施而 示惠實勵下以交脩敢弗矢竭愚忱奉
宣教範勉事功於積累擬祭華之時舞而覩乎尺
盈祝 壽算於綿延比綢線之洎添而同乎陽長
伏願茂膺蕃祉保合太和恩隨限以弗違澤應期
而均逮滋茲黍於五服共依 五瘟之無不消氛
沴於九州來覲九重之納貢

謝 賜[illegible]茯苓

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十九日伏蒙

聖慈賜臣禮拯疾丸十袋臣鑾望闕叩頭祇領訖仰惟
皇上　仁涵覆載　德懋甄陶囿四海於同胞每切如
傷之念合萬物為一體允隆大造之功爰審俟乎
時棖特親裁乎藥品　稽羲黃以按寶籙欲在在
置之春臺　法堯舜而施金丹期人人納諸壽域
遂令羸質亦荷珍劑來自　天邊類暖㬉之醫病
草隆從　日下如湛露之沃枯株正將應疾投機
起沉痾而脫體頻覺通玄入聖養性命以順貞示
普濟於回生切鏤銘於浹髓臣敢不奉宣帝澤祇

若 皇穈通工導利以阜民生不貿乎理身之論

飭器辨材而率屬庶無慚於察脉之言

春祈分祭都城隍謝 賜祭品

嘉靖四十三年閏二月十一日子刻恭遇

皇上於 太高玄殿奉歲祈典蒙 欽定都城隍廟臣

禮行事禮成伏蒙 聖恩以收回素饈頒賜到臣

臣謹稽首頓首祗領訖仰惟

皇上道溥生成仁弘發育念民天之爲重端啓春耕知

邦本之攸關禮隆夙告諏良辰而祗 玄殿仰穆

穆於 九重届子刻以肅臣工紛蹌蹌於群廟遂容陋劣分祀城隍盥手乎顒凛矣威靈如在秉虔奏格居然明德維馨方忻奔走以叨禁詎意賚須而示惠品分籩豆載沾嗜飲之餘 寵溢蓬門實過甕盬之分拜嘉有耀捧戴難勝咫尺不違 天顏敬 賜敢忘乎正席齋居常如日鑒懷忠寧昭乎素餐

春祈分祀都城隍廟謝 賜綵段寶鈔

嘉靖四十三年閏二月十一日子刻恭遇

皇上於 大高玄殿奉歲祈大典蒙遣臣禮分祭 都
城隍廟禮成具本復 命奉
聖旨知道了賜綵段二表裏鈔五十錠該衙門知道欽
此除赴鴻臚寺報名 廷謝外仰惟
皇上道協時乘仁同乾覆奄八荒以開壽域撫庶類而
握化樞惟幾切虞帝之阜財允脩府事無逸邁周
王之早服重田功念東作實肇乎西成而歲豐
必資於神相 欽諏吉旦宣秘典以籲 玄穹
勑替嚴禋肅簪紳而周宮廟遂令綿蕝分告 城

隍憶塵秋報於連年恒若英靈垂鑒茲竊春祈於
子夜敢於儀度少衍愆陳黍稷以薦馨協乎明德辨
篆香而申祝奉以正辭仰知 聖敬之潛孚定卜
農祥之介佚榮既叨于樾後 恩復懋乎賚頒睹
桑麻之物布而信加在笥之珍自省裁成何補顧
稼穡之方興而先獲通行之寶益慚致用未能雖
陽和不擇於回枯而葵藿終傾於就日彌深鏤刻
莫罄名言服以章身遠慕五紽之節儉推而濟物
務通九府之貨泉伏願 紫藥凝休 天田獻瑞

由新甲啓元歷萬年而循環乎六甲貢總括于無
疆自仲春再閏遍四海而同際乎長春潔粢盛于
有求
春祈分祀東嶽廟謝　賜祭品
嘉靖四十三年閏二月十五日子時恭遇
皇上大奏　祈天洪宮重禱蒙　遣臣禮祭　東嶽
廟禮成伏蒙　聖恩以收回牲品頒賜到臣臣謹
望闕叩頭祗領訖仰惟
皇上德與日新化同天運念安內以順外在固本而裕

畏法籙祇宣躬禱豐穰于　玄極　宸虔昭格豈祈靈既于　洪宮爰申徧告之儀並肅明禋之薦俯容陋質再祀岱宗方慚屢辱　寵榮敢冀頻頒神惠昨嘗素饍以飽德徒屬厭於寒酸茲捧牲醴而懷恩總沾濡乎膏澤食芹思獻勉循敬事之言嚼蘗是甘矢竭致身之義

春祈分祀東嶽廟謝　賜彩段寶鈔

嘉靖四十三年閏二月十五日子時恭遇

皇上大奏祈　天洪宮董禱蒙　遣臣禮分祭　東嶽

廟禮成具本復　命奉

聖旨知道了賜彩叚二表裏鈔五十錠該衙門知道欽

此除赴鴻臚寺報名　廷謝外伏惟

皇上　體元弘化　主靜凝圖　憂勤恒切于民生惟

開豐而保泰　齋宥祗承乎　帝命期消戾以迎

祥爰届仲春　特崇殷薦　卜甲申首新　玄宇

孔惠孔時繹戊子重禱　洪宫有嚴有翼　存至

誠於　宥密仰窺　穹旻之潛孚肅將祀於班行

益信　明神之協賛臣禮才同襪線職忝簪紳既

容祺役於　城隍復遣申虔於　岱岳自慶遭逢
不偶豈徒奔走為榮顧茲彩幣寶繒實出　尚方
珍笥近竊拜嘉於茲事敢希再賜於今辰鶴錦輝
煌品服被　恩光而愈麗　龍紋禂疊俸泉籍
寵渥而彌滋自循無補涓埃何幸頻沾　雨露感
寸絲之難獲矢辨五材均地利而競惜乎寸陰知
一錠之匪輕務通九府阜貨財而少輸乎一得伏
願　休徵茂著　景福來同八垓兼沐耜於雲疇
共沐　垂裳之化萬甲寢干戈於漢塞永懷舞羽

之風

祈禱分祀靈濟宮謝 賜祭品

嘉靖四十三年三月二十四日子刻恭遇

皇上因旱厄已見風霾目作 躬禱于雷霆洪應之殿

蒙 遣臣禮赴 洪恩靈濟宮行禮完畢伏蒙

聖恩頒賜臣祭設臣禮謹望 闕叩頭祗領訖仰惟

皇上 道同維大 德並日生 敬授人時 彰切萬

民之命 建用 皇極均調四序之和 念旱厄

已見於經春兼風霾間作於近日爰歷 渙汗

特飭臣工屆　景祀而告　帝師卜子分以長
宮廟臣禮祼蒙　嚴遣分禱　明神預齋戒於公
曹仰副憂勤之　宸慮達精禋於　玄府隨　敷
豐慕之　靈脉正祈祇後爲榮忽荷駿餘　示惠
澂實分從　禁籞類向陽之木而先沃甘滋素鎑
出自　雲霄同承露之莖而倍沾澍渥充莧腸以
屬厭旨蓬室而增輝敢不祿戒虔賡忠懷　宵旰
法大夫不食梁之義少圖調爕於交脩慕野人抱
獻芹之忱寧負涵濡於造化

風霆祭靈濟宮謝　賜彩段寶鈔

嘉靖四十三年三月二十四日恭遇

皇上因風霆日作舉　祈恩大典蒙　遣臣禮於本日

子刻祭告　洪恩靈濟宮臣欽遵行禮畢具本復

命奏　聖旨知道了賜彩段二表裏鈔五十錠該衙門

知道欽此除赴鴻臚寺報名　廷謝外仰惟

皇上　範圍六合　驅馭百靈　即服田功重民生而

軫民瘼　遠稽洛軛　欽天道以察天時　憫雨

澤未布於季春兼風霆屢形於立夏爰　脩雩祀

特肅冠裳　躬祈　上帝于法壇懇惻致祭林之
禱分告　群神于琳宇　敬恭切雲漢之憂冀解
沴以消氛將回祥而衍泰臣禮德承　嚴遣濫與
精禋捧　綸綍之赫臨祗懼凡庸莫補仰　宵衣
之惕若誓期幽暗無欺望　紫府以陳儀薦　明
馨而奠帛虔申子夜佇聞　淵默之雷聲祭不崇
朝隨　霈靄氳之　玄液捷感孚於響答固知
眷鑒亦遲終優渥於郊盈亦信豐穰可竢正輸忱
以復命欽敬錫而覃恩綺文炫五采之章何異飛

甘結靈寶鏹逾八銖之價宛如浹潤沂滋蓋仁

聖皇生本欲足衣足食肆 賞隆逮下實勵一德

一心者也臣禮敢不勉竭線才淬磨楮質功存積

累奉公深成乎繭絲業賛裁成致用務通乎泉貨

伏願 太和保合 純嘏茂膺于禧集而 萬壽

增海宇共康寧之慶七政齊而三光順 國家延

富庶之庥

玄熙等殿工完謝 賜銀幣

嘉靖四十三年四月初九日該本部題覆 玄熙

承華　寶月等殿亭工完敘內外効勞諸臣節奉

聖旨當禮賞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欽此除赴鴻臚寺

報名　廷謝外臣誠懽誠感稽首頓首上言曰光

纏北極恢龍蟠鳳翥之基雲搆起西清壯水繞山

環之勢慶晉臨於有赫霈允澤於無涯省已兢營

捫心銘刻恭惟

皇上敬存翼翼靜體安安膺　昊眷以迎祥濬福源而

衍祉念殿亭久旋乎大液遥護　宸居顧方位未

正乎離明宜崇偉制爰諏首甲特簡討謨玄熙與

玉閣聯輝居按書陽之勝寶月同承華獻彩雄當
紫禁之陰　奎畫載宣爰建實開乎泰運璇題高
揭貫新衣表乎坤輿臣禮職稿訓工能慚贊　聖
仰覩模之裁定悉出淵衷鸞輪奐之美成寧資綿
力鋌排析以率屬本集藝而課程每循未荅乎消
埃敢復希榮於高厚忽叨大賚過倍恒情珍出美
鐐快覩深州之貢笥分織續爭誇東海之竒感陶
鑄以難名顧授機而何幸敢不功勤磨琢行戒涅
淄式　王度之如金鈍質罔逾乎型範佩　皇言

之若綍線不求稱乎章施伏願景祚繁昌壽禧茂
介握洪鈞以斡化四夷凛斧鉞之風無丹扆而宅
中百辟秉羔羊之節

謝 賜拯疾丸如意丹

嘉靖四十三年五月初五日伏蒙
聖慈賜臣禮如意丹拯疾丸各五袋臣望 闕叩頭祇
領訖仰惟
皇上體天行健與日偕新廣利濟之深仁在在調和於
玉燭運財成之大化人人鍼砭於金針御 紫極

而察時機允施拯濟關　玄應以消暑氣丹液回
生詎意衰殘亦蒙　慈憫保愛有如赤子仰壓
父母之懷栽培不棄朽材誨厚　乾坤之賜方傳
仙聖何須艾蓄三年纔救桐君彝羨蒲矜九節於
近　廷而獨重知劉處而皆眷臣禮敢不遵荊奉
公飭躬率屬　宸居而介　萬壽恒順　社稷
之精神拱　宗社以延千祥永固　國家之命脈

謝　賜酒飯

嘉靖四十三年五月二十七日臣禮部大學士徐

階於 禁直恭議更建 洪壇豪
皇上賜臣禮酒飯一卓臣望 闕叩頭祗領訖仰惟
皇上孝隆 二聖 歆格 上玄 闢 寶殿以重妥
靈 翼翼恒存乎 昭事屆首元而議 增制
皇皇每切於 欽承 特語微臣與聞 嚴諭祭
依 日下仰瞻 紫府之 仙臺 錫自 天邊
更沐尚方之珍饌浮金莖於銀甕濃如湛露凝脂
捧禁臠于雕盤輕若飛霙散雪入口而香生九竅
懷 恩而喜動七情雖斗筲之量奚勝而葵藿之

誠爾切擬南山以祝壽罇開衢室於萬年並北極

而延禧宴樂鎬京於億載

鐔墟堂摘稿卷之二終

鐔墟堂摘稿卷之三

明光祿大夫太子太傅工部尚書豐城古和雷禮著

序一

考亭書院志序

晦翁書院遺宇內矣在建陽以考亭著者翁卜居地也其扁額出宋理宗御書追昭代崇重日加於前視魯闕里於是翁提揭斯道之功如日麗天萬物咸覩而況於其鄉乎予獨於書院之建有感於宋事而斯道顯晦之幾何其微哉自孔孟没帝王

經世之規聖賢新民之學爲異端俗習所錮者千數百年雖關洛諸儒闡幽明微剖擊其奧而一齊不勝衆咻晦翁巍然獨信集其大成以斯道中興而志在天下未始不以東周爲期是天以孔孟之道寄之也當時帝如孝宗非曾衛齊梁諸君比重拱召對不爲不知使即所陳復仇之義毅然畫行則三綱正義利明宋運豈不可回耶不合遽罷遂使嘗膽之志日遠日忘而東南事有不勝慮者何恢復之可圖乎去國二十餘年雖兩召入延和於

大本急務開懷茹納而疾者愈深不能一日安於其朝至歸自臨漳卜居考亭以終父韋齋初志又因學徒益盛建精舍於居旁以待之非自衛反魯之會耶及寧宗即位首加訊召官不過待制立朝僅四十日而江陵之命遂下甚或褫職罷祠正心誠意之學爲世大禁而衣冠之禍極矣豈天欲明其道於身而尼其行耶然孔孟之道不行於當時而鄒魯遺響亘萬古常存翁爲群奸所排甚於武叔臧倉葷及沒未百年賜諡賜贈又賜院額使天下

後世翕然師尊與鄒魯並行則翁亦未爲不遇也但論以久定而宋已不可爲矣故此書院之建不惟係斯道之顯晦而宋室興衰實決於此使此院重於隆興初宋必不至於偏安使此院建於慶元中宋亦不至於削亡柰之何建之不早無補於宋事徒使此院與此道並存於今也今天下於翁傳註莫不家誦戸習使目其辭不及之身心而無補於世用是說鈴耳豈翁之所望於後學者哉會翁後裔某類書院顛末并祠廟亭墓及紀題遺文爲

誌使知累朝宗重之典以啓後人御止之心是知
紹乎世業者因屬言以著于所感庚慕翁者不失
其所以為學云

司馬楊虞坡經畧疏序

明興攘胡並夏並建九邊提封萬里而薊州保定
尤為京師肘腋自正統以來也先火篩特其番聚
引衆入腹深受干擾而中外恬逸莫以為憂至嘉
靖二十九年俺答復跳梁謀其間而內窺射墻蒙垢
內如蹈無人之境非人謀弗臧貽戚自援也乎適

癸丑暮春

聖天子銳意邊防無收群策勅虞坡楊公經畧薊州保定三鎮超然為社稷計者甚遠也公先任職方洞暢邊務及躬巡塞上覈堅弱究虛實裁夷險酌向背靡不燗然條貫故披襟陳素本前經切事情詎論當時而鮮順已哉夫醫之治疾也必先切脈繼則觀色聽聲凡以察病原也今畿輔一帶營伍單弱士常不適伍而所得芻糧不足充債師私囊是剝其心者已非一日及有司椎髓民脂徵馬給軍

則亦餓踣且斃矣使之當風飄爲舉之虐是以徒
而攻飛也不亦難乎加以民困胥月沴物力大屈而
百需耗削元氣索然此亦膏肓殖根非特標情形
于四肢亦也公於政爲國手切脉最熟是故欲奠
陵寢則臺昌平有駐欲固壽畿則重廣昌有駐欲護門
户則繕理潮河川馬水口并鎮邊長峪横嶺之堧
鎮有騐袍知擇守令易將領停寄敕剏墩隍增營
成補军器蠲月糧前後不下二十餘疏俱爲對病
之藥石至論練主兵爲根本調客兵爲權宜又以

今日之勢不在於增兵而在於練兵不在於增餉而在於義餉焉又乞寄邊臣以爵賞藏所以殺劑乎痼積弊者至矣俾中外臣工體嘉謨實效以培元氣不使有癘邪之侵不可折厥稱良矣哉憲副于石華君慕蔡公者鋟次刻識屬以序其有慨邊事大壞欲持戎建功名而未能故爲之言慮志於淸邊塵者或有所措而公之樹功於寰内也此特爲之兆耳

慶保翰孫少湖五十序

自昔帝王應時撫運奮數文治非獨君德茂也蓋
必有忠藎之臣出焉協心一德以弘大業而天之
將大任乎忠藎之臣也必預有以養之拂亂動
忍用助其成而後可以當大任不疑故天監有周
不徒保茲天子爾矣則又爲之生仲山甫焉使式
古訓力威儀而表裏柔嘉用能共政柔養君德佐
周中興名流至今我
明重熙累洽昭格于天百有五十餘年保我
皇上應貞元之會而興於嘉靖首科賜及湖徐翁進士

及第擢爲近侍非天實生之佐明中興而何其遭逢之奇也然天之厚翁不但已也使之輟近侍司理閫郡振鐸江浙而拂亂動忍者不一焉翁亦堅志熟仁自考其成所在明道術正人心而又籌計天下事幾思注措之所以式古訓力威儀增益其能者又何如也名之起官端司成均晉少宰掌苑學教然以身許國於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并官職耗亂及弊政相遁至於不振者閔悽終日有餘慨焉而柔嘉之德孚於士民莫不以山斗相業期

之矣既簡自
當宁擢春卿列三孤而晉之命下焉并
皇上親養之而又親任之耶先
朝輔臣未有親賜及第而又親拜輔臣者惟
英宗賜彭文憲岳蒙泉呂文懿及第未幾授與機務
皆由春坊撰講讀等官入侍未嘗以山甫之職崇之
者而山甫之佐周宣也亦未嘗親受周宣養成之
恩則翁於
皇上所遭際豈不希曠者哉夫山甫雖并養成於周宣

本文來嘉之德自足以若天子敷明命
皇上敬一之學遠紹三五無羨周宣而翁又習飫其旨
則一德一心吾亦知其不後山甫矣但山甫處周宣
之世其勢為易雖荊淮背叛有方叔召虎輩經營
疆理不遺力焉今北虜猖獗南蠻蜎起加之宇內
財力俱殫求如方召輩一二成功於外不可得已
翁獨寸絲不入軌度其信毋敢貨賂為市凡夙興
以求夜寐以思務核情實為國家求求之益不隨
聲是非吾亦誠所慮勤矣

聖心卒之重國本杜奸萌安人心勤覆社稷多矣視山甫之補袞不亦尤難也哉古稱立德立功立言均爲不朽翁自二十入仕至柄政凡三十餘年言行足以經世勳庸炳在人心所謂不朽者備矣矧

聖壽萬年而翁年方盛君臣相得千載一時由之股肱經綸久道成化雖三五之業可企也獨引年五十已哉某等舊叨銓屬飲德胥深於公之壽也本明良相遇之奇且以頌不朽云

保輔張龍湖文集序

明興自設立內閣以來代有名哲以文章功業相
宣者在楚則有李文正文正為茶陵人由天順甲
中入翰林至弘治乙卯入相
孝宗以底成績說者謂其關天運鍾地靈不徒以文章
致身也非偶然矣及文正物故未逾四載龍湖翁
又崛起於茶陵舉南宮第一值
駕南狩廷試不果恭逢
皇上龍飛江漢應運中興首賜進士出身選為庶吉士
第一俾讀中秘書以鈞陶之非貞元之會狀有所

期而然歟何天時人事若是其相成不爽也翁自辛巳入翰林既與文正之甲申同運而志存經濟不安於萎儒掇華襲聲以窮章句凡軍旅刑獄錢穀水利之數與夫邊塞夷險地圖修阻戶口登耗無不講求其法而欲通之以託於世及列宮寀掌藝苑柄兩京銓政校文武士銖銖兩兩不循毫釐論人才正若邪忠若佞義色法言澶發真敢犯至所崇獎名節士又如恐不及故海內縉紳相與屬望於翁者久而孚矣晚年簡自

當宁於己酉之春命典機密臣文正不踰一甲子而翁亦慨然以天下爲己任與一二元老奉法順流斡旋元氣必欲朝野清明善類布列以培丕丕之基視文正與劉謝一心共贊弘治之績先後相炳耀也然文正功雖著於弘治至正德初季勢益岌矣翁嘗謂其有遺憾今

皇上以上聖之資而乾剛獨運同符

孝宗殆非正德時事比使假之歲月久於其位充翁之言必不以文正自限細氊廣廈從容啓沃必有以

深中

聖心而熙鴻號於無疆乃不克竟志以歿則翁之自憾寧不甚於憾文正耶是何生之不偶而久道之化不賴之以成耶嘗觀邵二泉敘文正懷麓堂稿謂其澤被海內如大將御戎不聞號令是不專以其文而誦其文自知文正不可及翁雖不可作矣然片言隻字流布於人者繫國家大體而方正嚴毅巍然有壁立千仞之氣則翁之自期待而未竟者不可概其一二耶某忝翁知愛嘗欲勒成一代大

典委責於某而不獲執筆以隨翁後蓋有餘憾焉因與翁壻治中彭某拾遺稿序而存之使求翁者觀其大端可也

贈節推吳惟脩之松江序

予讀論語載令君子文以舊政告新令君竊意此常人所能非有奇絕之政可駭人聽聞者以子張之賢志意高遠而推慕若不及且擬之於仁雖夫子不之許而亦以為忠蓋深思而未喻也及司理興化求前政有益於民者以自鏡而不概見為之

數月而茫然既乃考古論世而反之於心必如何爲明允如何爲敬慎雖天啓其靈頗與甫人相宜而其力已勞矣既宅憂補寧國舉試之甫人者治宜人而旬日之内宜人亦莫不予宜如甫人始信舊政之皆爲有益於民而予文所以爲忠也然予文當三已之時使他人處此利新君之敗以市已能者多矣不然則胡越不相及也而予文知有其國不有其身況予叨

皇朝拔擢嘗奉檄督浙學以正道勵惟脩期出而治民

爲
天子使也今叨長順天而惟脩舉進士司理吳淞有朋友責善之義盍不以予舊政而告之耶吳淞與宣州壤地相接其淳秀多文循之乎莆也雖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然好逸而惡勞好富而惡貧好壽而惡夭自三王以來而未之有改也往予見司獄者操〻一切淹繫歲月相枕從衍甚或遷移轉徙瘐死于途予爲之及時申雪讞調悉從民便而民莫不依予以復其廬又便巧習於計簿牟利

錙銖欺上府以爲右職使亡義有財者不蒙顯罰予爲之除弊源使雄桀者不得肆而民莫不依予以厚其生又上下相毆以刻爲明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内之使答辭聽之不可平詰予爲之比情協力無枉死者而民莫不依予以全其首領今淞人以漁鹽爲利不出境外其草夜攻織作所爭稚末之微而賦重役煩竭終歲之力不足以了公家所賴厚而生之不盡其力與蓄人豈人之心未始不相符也以繼脩之温良慈惠不忍一毫傷人害

物人固知其爲良折獄矣而予不揆以舊政告之非竊附子文之遺意者乎雖子文舊政不經見而治兵不戮一人是必以仁民存心故遺愛在楚而楚人懷之蹤惟脩之溫良慈惠固及之於心而自得又以予之已試者告之則仁心所發隨施輒利視予之茫然歉月者又何如也獨以余之寡昧疎拙雖學斯懇加之而力不能副其所期以惟脩青年美質而又尚論古人則古之惟明克允敬尔由獄者不外於此而瀹民之爼豆惟脩者詎止予之

寡拙已也

贈卜信夫知當塗序

自元政不綱宇內赤子陷溺數十年矣我

太祖受命渡江鉏類胡氣首拔采石納陶主敬不殺人

之說以定天下而當塗市肆不易又擇范子權知

郡事與民更始而范亦推

太祖不嗜殺人之心種藝興學極力撫恤使陷溺者悉

登之于岸是開國啓運之初而當塗之民已首被

聖化矣今二百餘年牛渚晏然不聞兵革之警又

士貧而靜民儉且淳無馳騖華麗以擾其心然戶口乾耗侐侐然不及

國初而窮氓終歲勤動無以償右室急公賦其顛連無告逃移展轉者又非耳目所可睹記將致理之道不可見之於昇平歟而何其不以赤子視之也予嘗試信夫如保赤子之義信夫析赤子所以側匍入井而非其罪也若目擊其狀而惕然有天下一家之懷今舉進士令當塗視小民之顛連無告逃移展轉不啻赤子入井已也忍坐視其陷溺而

不爲之一引手乎夫赤子無罪入井不問親疎厚
薄苟乍見之莫不爲之拯援是皆不嗜殺人之真
心所發也但范子權善推
聖祖所以不忍殺者而援之於井上故軍民胥賴以生
以信夫之仁厚天植寒慯然有懷者施之又奚假
於外求也哉兩子權承元亂離軍民之種具又罹
僞漢內訌有阻於勢而不得一引手焉者我
國家重熙累洽蒸蒸爲太和遭逢
皇上中興至仁同

聖祖陶成群品覆育萬彙固已遍及海隅矣而于根本之地尤切軫念可以竟其施設非若予權虎大軍之後也信夫家學淵源班然可睹既足以飾吏治誠取則于權急種藝興學校不亟近功務遠效盡當塗赤子而生之則閭澤旁流流亡復業而千里樂國萬家春臺咏歎於宋人者又見於今日矣於留都折輔重地不有攸賴者耶予昔知信夫以言今將觀其行也於是述以遺之

贈司馬元甫知巴陵序

巴陵處洞庭之勝爲全楚重地古今宦寓者多矣惟希文岳陽樓記士民祠慕至今是豈先憂之言徒燁人稱賞而所以致此者不有本哉按宋史紀公少有大節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其居官自計一日食費及所爲之事相稱則熟寐否則終夕不安必求所以稱之者則公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非身實行之而言之親切有味耶元甫讀書談理道知以希文自期視時政之紀綱風俗之弊濟與夫人才用舍倒

置生民焚煎狼籍恨不即時劘剔肴竭于其君今擬議科號負擔歸巴陵百里之民則希文之言所誦習而稱賞者歷然在目前矣覽玩之餘盜無感慨於中耶方夫霪雨連宵陰風日號而可駭可怖者相搏而至交覯吾民之困於鞭罰椎撲撻箠朝不保昏而稍鄉棄井滿目萋然嫠必引為已辜不徒憂讒畏譏如逐客懷鄉已也及見夫波瀾不驚一碧萬里而可樂可喜者與神並怡亦必思所以燠休吾民使之力耕火種引恬引養日趨於和樂

之域以樂餘生又不啻把酒臨風如漁歌互答爾也至於北通巫峽南極瀟湘則一方保障不後於繭絲而深根固本豈無萬世之遠慮耶知希文登遊於此未嘗希政於食毛之民民獨信其言而祠之元甫素期待於希文誠以其先憂者施之計日所治之事與食飲奉養之費得無相稱否至若利污勢怵夷制袞軌以驅天下者又退省括果能不動否跂而望之以求其必至則巴陵之民將慶希文復出而洞庭之勝又增一奇觀矣異日委蛇

朝著以身許國寧不愧廟堂之憂以求副希文者哉予于元甫有切嗟之義深喟冐長順天有忝希文開封之烈而獨以先憂望元甫者蓋誦詩讀書以論其世此尚友之學而况於親登其堂乎故不敢曲諉於不能而薄於待元甫也

贈董化卿知宜興序

昔褚翔知義興積年枯木復生人以爲善政所感夫陰陽之理幽默微渺不可綜詰而枯木無知雖以氣候其感應不爽有若此况人性至靈且覺尤

爲章明可徵者耶程子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己也使不認得爲己則一膜之外痛癢不相屬固有視至親如路人者矣其能愛民以及於物乎若認得爲己則天理融液蘊爲至誠雖金石可貫也豈以草木不可化被矣哉跡褚守爲政非僉名殉行爲人所難能認得義興之民爲己省煩條去浮費潔己以聯屬之而和氣所漬培及枯木者順氣之應也化卿於孔門求仁之旨體認親切視手足痛癢不和有切於吾身必不忍坐視其痛

癢而不思所以療之令

天子以義與屬之於化卿本一體也於四境之內含氣之屬有不昭蘇於澤非止手足之痛癢不和也忍引曰與己不相干而不以療手足者療之耶然手足之病療必假之良醫非其人則不可療矣若療民之方求所以潔己者不假於人而須條浮費要亦自我省之去之焉耳孰不可為緒守者哉可為緒守而不爲此天下所以多枯木也化卿賦性悃實淡然提簡不爲繁飾議論每歸於仁恕是有

褚守之心而可徵之於行矣矧褚守天質近厚未悉仁體又處南齊偏安之時施澤不遠而一念所積猶感及於枯木哉

列聖涵育宇内百有九十餘年歡忻鼓舞如蟄斯震而義興又為畿輔名邑被澤最深非南齊偏安可比擬苟認得義興之民為己而取譬於近以求孔門要旨則敬信節愛而使民以時者不外此心得之推而至於草木以時伐焉亦仁化之所必至焉耳夫褚守一念之仁天下以其一念而遺之是天之

所助者順也使化鄉之心通於義興而義興四境之內亦莫不以化鄉之心爲己心則精氣所屬可以上徹三光下達九淵詎啻褚守感及枯木已哉予因宇內多事而有感於循良之不多見也於化鄉是行卜之

贈金國楨知高安序

予少時聞父兄誦山谷道院賦序江西之俗以健訟爲能惟筠州獨不囂於訟竊意吳楚樂閒千里同風何獨俗徽美可悅獨不繫於其類耶及閱史

籍載稱子義爲政務清簡夋須許使民效功阡陌
以德先之漸以無訟又因劉與南康廬陵宜春三
郡猶並蒙訟名乃榜曰江西道院爲高安父老言
之則鈞俗之徽美雖其風氣素遠詎非子儀有以
風之者哉民之爲道也桑麻穀粟以倡養禮義廉
恥以相刑其素性也道之以仁義則興禮讓嚴界
限有如其嗜然所賞之使訟猶如瘵之我痛也而
求以遠之夏是欲排之法術詞辨以勝其殘是無
風於上而冰自紋也必不然矣劉鈞自子儀蒞政

紫來鳳山錦江依然如宋元秉符相禪者亦不知

其數也然劍池之蘊譽丹井之清冷不聞製裳襲

酌以樂使君而競好蔑法日殺於楮動難剝剔無

復道院之風景將俗隨世遷不可驅格者乎而何

其須聲缺如也予試國楨於葺布時首其議論每

附名節思以其學表風善俗不與世浮湛茲受

命知高安殷道院之故址有感於大道之隱也豈忍自

墮於前脩而予儀崇簡黜浮以身率教俾民效功

阡陌非有高遠難行之事要亦從民之欲以順治

之而已固不必多令設險病民我干而求以繩之

也然子儀不求繩乎民與民相宜使鈞俗丕變莫

不賣刀劍以爲牛羞樽俎以養親而山谷尚病其

處士之節墨客之文不及聞見今

列聖雨露幾二百餘年山谷之邃遂顓朴崇義不溷浮靡

有巖穴之雍容其士大夫秀而文以經術相炳宣

流我

聖皇堯舜之仁者於今爲獨盛則文章有以發江山之

秀固非龜藏自秘者比也使國頏仁刑於民文以

禮樂則道院弦歌登於鄒魯逵之曲江以南子循與聲教之暨矣雖鄙朴無文不能爲山谷之賦而德輝燁然在人耳目又何必酌樽中之渌以問山川之神耶

贈沈子諛知滁州序

三代而降論吏治莫盛於西京即其爲政不修靡文類効功阡陌以時蹠種稻爲本務其所貢非孝第力田者不與故其民亦安於畎畝不聞戶外事是其敦本務實與民相宜不可以想古道耶迨晉

人崇虛談樂放達所至以登覽爲清嘉而國勢卒至不競於此見吏治得失而世道升降係之矣滁自設牧以來著名後世者于唐曰韋應物于宋曰王元之曰歐陽文忠三公在滁於幽谷名泉多見品題豈其䠯於佚遊慕晉人之風耶然史載韋性寡欲雖工詩而事不廢王歐二公俱稱直道獨立而爲政務求便民則因其時和歲豐而乘暇寓物者所以寄與民相得之情也而後之遊宦茲土者不究達政原乃摘取其名章廻句誦識之又相

與模擬賡和至累千而止是棄三公之大而蹈晉
人之失矣即使有清香明月之句足以凝燕寢照
山口而得心寓酒可繼醉翁而作於治體何預乎
予試子謨于諸生中見其言必根道不騁浮詞已
其色接吾目久其行接吾心恂恂朴實又不爲塵
紛所淄今爲守于滁則宜于滁民可知矣豈至陋
漢吏爲不學而以晉人慕三公耶矧滁在宋唐以
前地僻事簡故三公愛其俗之安閒而得與滁人
撫景舒懷今密邇

留都車馬輻輳民日疲於供輸又連歲大飢兆復昔
日歲物豐成者比即振其弛壞不足以解其疾苦
乃欲愜幽閑之性不亦難乎故學三公者必棄其
小而務其大于韋則師其清潔不汚於王則師其
正直不撓于歐陽則師其以救世行道為賢而又
除去苛嬈與之相安于無事以求如三公之簡默
鎮定則不必咏西澗之草泡蕪子之泉而所以醒
心者自洒然而有得矣不謂之善學三公者哉予
嘗司留坰深慨古今以流連風景慕三公故序以

贈子謨庶夫有知乎言爲不妄者能以此而易彼也

贈文選郎中楊武東謫將樂序

知天地之道者可以知君道知父母之心者可以知君心天地之生萬物也風散雷動雨潤日暄使百化兆興固莫非仁也至秋斂冬藏嚴凝肅殺者類刑剝而一陽潛復胚胎生意萃顯天地之仁則所以摧敗而拉毀者謂非斂其精華而禪其渾也耶父母之於子鞠育遂字出於天性然鞭朴告

戒不次斬恤豈故勞之哉不如是則無以成其孝矣君之於臣猶之天地之於物父母之於子也爵祿慶賞以示惠刑罰譴責以示威雖褒勸警飭不同所以勉其為善則一也爲人臣者豈可不察夫地父母之心爲心乎武東由進士司理潮陽東莞二郡持明秉公守三尺惟謹監司交薦其賢簡蒙
聖明徵貢特晉銓司既歷兩考清源塞流不入義外一錢又奉
命掌選司贊大宰別流品列大夫後所以崇奬赫錫何

啻父母養育之恩今以衍怨誤壓

聖慮猶不忍顯黜薄譴爲將樂幕吏是以父母責子者責之而傷舒陰肅雖天地生物之仁不是過矣然萬物之收藏於天地也不以爲損而各歛精華於腹心卒之弱者堅虛者實津者爍昭蘇嫗伏未始不自閑肅中得之而況父母之朴責其子也偶偶然日望其成而需之大用不但已也寧有視其爲勞者哉將樂爲歛浦善地實龜山倡道之鄉方豫章之未遇龜山也不知舊學之差及見後三日驚

汗浹背白幾枉過了一生今龜山雖不可作而遺言懿行猶可繹思武東沿其地見含雲山氣氤氳宛然仰龜山所以築室讀書以何者爲入門其浮沉州縣四十餘年至晚年召對有關世道是何作用則可升堂入奧而不枉過一生覩豫章之浹汗爲何如也於是益見天物父母之心矣知天地之所以爲天地則知仁德所及包含甄陶如覆載無私即萬物有咸亨之慶況武東爲天地所厚者乎以父母之心而體

聖明之心則手足一體所須固甚殷也而將樂之謫孰非擇師督戒之地耶矧龜山安在尚切高麗仰止之私使謹守其學以淑身心則將樂雖遠而父母固孔邇也異日召對任大拴重而建明有關於世道豈後龜山哉惟武東不忘天地父母之心而篤厚之則此行爲不負矣因致囑望之私云

贈林顯徵司訓崇明序

古之世業而不隕者非傳珪襲組之謂也大率以托遺經爲重事自是子著孫以各宗其說而固守之

以為家法雖支派流裔莫不繩然以世相禅而曰
此某氏經也其上之人尊其師而嚴事之使轉相
授受訓迪生徒亦必曰此某氏經也非謂其學有
所承尊之而信以久耶在西京間表顯六藝其說
猶盛行如歐陽生事伏生受尚書傳至曾孫高及
高孫地餘世拜博士而生徒之盛傳且數百是師
崇世業古道猶未湮也漢而降至于今中外州縣
之師類署齒貢之弟子不復稽世業其或累歲月
至老朽始得上名則亦苟資竊禄而已何以廣厲

學宮而興敎化也近世言經學莆爲最盛而尚書
尤爲獨得其宗林氏自九牧以來起經學躋政路
者史不絕書入我
明衣冠蟬聯百餘年門戸已烜赫於海內矣而顯徵經
學一派則又六世承恩高祖英以書貢入太學歷
兵部員外郎高叔祖要以書取永樂甲申進士擢
行人曾祖輝以書取永樂甲辰進士詔歸掃不求
祖誠以書取天順甲申進士擢湖廣道監察御史
父近龍以書取正德戊辰進士擢南道御史晉廣

西僉事入官謂其世有歐陽氏之學及顧徵聲學
宮歲試高弟又謂歐陽氏之學嘗表顯於林氏矣
乃屢試有司不第乞賦

天子授司訓崇明豈上採故事取其世學而將褒禮之
以存古之道耶予聞之古有憲老而無乞言憲者
儀刑其德而已故古之先師不徒動取成說人自
爲家閭而尊爲講而聽焉爾也務躬行實踐示之
表則凡歲時會民讀法鄉射養老獻馘訊囚備舞
儀戒籩豆之類靡不致習以試其成其爲學

背當書亦必恍然得其所以疏通知遠如身虞
殷周之間而聆吁咈誓誥之聲者斯可以贊卿大
夫而書其賢能以獻于
天子矣對曰古博士多以經至大官國家有大議論必
令傳經義以對至勤人主自問其師何人師說云
何而哉
明以明經召對亦可致而知也使顯微能取遺經而
身體之終其身不敢變或國家有大疑難下太常
會諸博士議則謹對曰臣祖某臣父某其說云云

安知不有史氏傳儒林者且將家而列之曰林氏
書者乎予慨師道久廢而復見顯微以家學用因
述以爲勗之庶四海之內猶習覩古所謂尊師者之
槩某誼無倦也

贈袁德甫知南海序

自嶺以南十餘郡南海一都會也稽歷代史籍凡
宦涖茲土者類取其清節而不及他奇異之政及
觀宋張田作欽賢堂則亦繪古清節刺史曰夕師
之將爲治無異道止清節已哉語有之入硃近赤

入墨近黑言移於所染也時非粹古士無全節一介之上皆人所役役焉而不能自免者向非剛明潔脩之士使見可欲其能不受淄於俗而潰其防乎南海土野沃饒富物產陸差海錯甞絕於天下加之珠香玳瑁毋秘寡琲諸珍異航海而至者又往往溺人而移其所守即使有凌空踔厲之才於民亦何賴焉此治廣者必以清節者自晉吳隱之以下可數而陳也況當官三事以清爲本不獨治南海爲然而日夕師之又孰要於清節吏耶德甫

自曾祖禮部君世崇清白爲四明望族弱冠補諸生即厲廉隅奉身朴儉無他嗜好衣食不續裕如也今爲
天子命吏有禄足以養廉獨不思爲清節吏哉茲履石門見貪泉變潔白之質必慨然嘆曰此水一歃懷千金豈隱之所酌耶而何其繼美之耻也既乃謁欽賢堂景古清節吏而尚論其世焉則又恍然思曰使九原而可作吾將誰歸矣乎及風采灼俗劳來阡陌視力耕火種之民辛勤萬狀則又長慨息

曰管內得無有貪墨如王綝所論乎而何以使之
猝蘇也及見室皆塗塈家撤茅茨則又思宋璟遺
碑是何明德所被之遠而廣人俎豆至今不毀也
及見廛市環列商賈阜通則又思向敏中市南藥
以往是果何爲者哉而在官一無所需也及見番
舶珍異輳集與中國交則又思海舶久不至何其
聞馬亮之來而至者倍與初耶至政暇宴息退自
檢點或性分不易能如李尚隱非畏人知否車服
器用能如李勉不飾否海商遺貲能如孔戣還給

否番酋爭持寶貝獻謝能如孔明慰遣否所特傳金能如陳從易不市廣物否吾欲遺子孫能如王僧孺不在越裝否則不必繪像前賢昔多師之而吾心已自得師矣文之政成譽騰

徽書召還則沉香珍物不必取投於江中而去官不異初至者人謂鎮之復出也萬一考功舉故事以聞則瑞錦雜綵之頒中使賜宴之勞飛白清字之書必有以祇承顯休而宋璟莘立朝大節不甚于是耶吾恐後張田而欽賢者又將師及於德甫矣

贈錢濟川知道州事

予讀唐史至陽城刺道州賦稅不時觀察使誚責課當上考功城自署曰撫字心勞催科政拙考下下未始不嘆古之仕者爲人而何其識治體也三代盛時論爲治必先養民田畝而下至雞豚魚鱉布帛絲枲之細雖詳不厭謂有民斯有國不如是撫字之不足以爲治矣自後世以理財設官寄者得公名干者有後患其流之弊知有賦而不知有民旱乾水溢厭人上聞甚或督見在破負使償流

亡逋賦苟非負失節如城孰不爲督責所務耶管道背九嶷面瀟湘參百越之俗無土山地多磽瘠所産自錫鐵外不登上賦又民白業椎朴不知爲生之宜故百姓負租稅十二萬緡在唐中葉而已然矣今西北困於戎虜東南殘於徭蠻而中原沃土沴災相仍有司執一切之法以繩之已算無遺利營道雖遐遠豈無諸使求符牒三百餘通如春陵吟者乎以財賦淵藪之地竭百姓脂膏不足以輸帑藏之一 況營道素磽瘠詎堪將何以紓觀察使

之謂實取是忘所當勞又不止虐瘠保傭者矣使城復生於今自考當何如也濟川錢君稽古論世於城大節恒切仰止之懐然誠在成均所以教人者忠孝而已及莅營道則撫字於民者即孝于事親忠于事君者也城知撫字爲忠孝故治民如治家不忍以催科病民至甘考下下而寵辱不驚其所試者大也濟川思若祖文蘭以善裕後若父令烏程以政得民未始不同城撫字之心兹承
命知營道繼城後則林麓亦壞何以使之蕃息饑瘁困

頑何以使之不轉徙寇攘姦宄何以使之不竊發
風浮俗鬼何以使之悉閑於禮義此皆撫字所當
勞心而城以之自考者也欲光紹前聞人以祗
聖天子休命可怠於希城乎哉且忠孝之人不以夷險
易操城居諫議僩僩引大體故嘗道之政不改其
素濟川理南北京兆獄事允經所讞未始屈法娟
人是司刑不忍傷命之身則專制一郡而不忍傷
民之心必矣由之潤其焦枯休養生息則逃遁者
復還愁痛者笑歌寧至逋租匿役厪督責之令耶

吾見賢濟川而討治必署上考以俟者矣

贈盛文郁知浦城序

西山真文忠序大學衍義嘆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大學而衍義一書實爲治國平天下而作其稽証古今雖極世變而其端莫先於審治體察民情故其辯徳刑之先後別義利之輕重與夫生靈向背田里戚休要之崇寬仁窒利源輕賦省徭不盡其財力以收大學之效而已我

聖祖覽而悅之揭真廡壁

列聖相承用於經筵乃以資
聖學也況人臣捧檄臨民欲求自盡於上使不知是書
又何以盡事君之義耶某叔之視浙學謂諸生皆
學爲臣者固以是書課之見文郁洞悉要領不落
章句發憤思古之心悵不出於其時而講服感慕
於無窮茲舉進士出宰浦城爲文忠倡道之鄉瞻
望西山精舍如起諸九原爲之摳衣欣如也寧讀
其書而不師其人乎然文忠以正學自任欲泝伊
洛以探洙泗之淵源不徒闡其微言爾矣及乎臨

位從政歷知潭湘龍興三山諸路勤敏治體以濫
刑橫斂徇私黷貨為戒而孚結民情雖至今久
之入朝輪對恭誠正之學尤極發明必使君心炯
如白日以絜矩乎天下所以嘗於事而見功也文
靖於文忠之學篤焉信不惑又中介外溫見可而後
言擇地而措足卓然為任道之器使施之浦城者
於治體民情必有不合是有愧於文忠矣而其心
豈但已耶矧文忠當宋室不造數諫以誠正心誠
意之論為世所厭聞而惻天命悲人窮不以遺佚

阨困求負所學今衍義一書亦既集章
聖朝權衡百度矣誠由文忠之所衍者而措之爲實踐
使德刑義利軫界截然與民順流而治以無愧於
文忠則大學之效徵於浦城者皆文忠之遺也異
時入召
大廷列近侍從容論思吾見文忠之學
聖明且虛納而獎行之矣其不究所蘊於宋者不可以
舒洩於
明時耶獨愧予課諸生以是書而内省有疚甚多於

文郁之行也書以貽之蓋致屬望之私云

贈尹潛卿知侯官序

古者九州之人各用於其土間有游仕乎他國亦不越隣封數百里交相聘而至者也故仕者以官爲民而民亦安于其政自置郡縣以來用人不以其方甚或秦粤西蜀之遠相錯易而徙以致土俗未諳亟於其轉擢以去欲其專慮職事以撫循其民不亦難乎侯官爲閩分縣僻居東南與越土水陸相接潛卿居越之慈谿由進士拜

命守候官非若秦粵西遐之遠不相聞豈所謂用在其
地耶昔楚材晉用猶不以用非其地而鮮弛其憂
且勤之心蓋豪傑之士隨施輙效類此潛卿抱器
丁年嘗欲感會雲龍道佐
明主不以夷險易節矧閩越風土氣候寒燠燥濕之
宜不甚異至則歲時州閭伏臘宴會弔賑慶恤之
禮茹不出乎其鄉其秀者嚮學喜講誦好爲文辭
爲嶺外最盛處又吻海派江土瘠民貧產憚薄以
勤羨用喜嗇以實華即童子之所聞與少長所御

見者也夫同鄉之民砭骨垢面終歲勤動恤恤然爲衣食計乃不足以了刻吏償右室未始不惻然傷也至吉凶慶弔有戾於古而淪於夷者則里巷相聚必指而訕之及面視衣冠之倫矜空文以彙進而不物其實亦必痛以爲戒毋用是輕嬈促數也今候官風流習尚既與慈谿相近而潛卿又有堅忍之志不肯苟且決事則砌刀初試不待旁咨久察羣厭飫於鄉合者以治候官之民使之攻本務農不私山澤之產以求勤美而循敦典正業不

逸於俗則侯官之民循循其親敬舊之相接也以之治功興起民狎於野無敢踰制盡忠而膠庠之彥勃乎向道吾見吟誦歌舞溢流翔行不啻其親故舊之驩然浹也繼令聲望日隆推是心以雜道於此有不宜於彼哉予因潛卿之用宜其地嘉侯人者之復於古也故為之言且以慶侯官之來其休云

贈錢大行知祁門序

祁門為徽名邑當

皇明開創之初承元亂離不同夷狄者亡幾耳
太祖剗殘蕪荼擢踵次諒爲令文諒雜逢翟開市井闢
蕪招逋逃治聲大振及承平無事垂祀二百餘矣遭
逢
列聖相繼精考課嚴舉刺務擇長吏以息元元而又有
急缺風憲之擢所以尤寵牧臣以責其功也而求
可繼文諒之聲者不及見焉豈天下之人固可誣
而天固不生才于今哉蓋爲政不難于任事而難
于務實不難于興利而難于持久故文諒爲政固

不自表暴事事爲經久計循之善創業者辛勤立
門户積思却慮計可垂之子孫非有所覬焉而爲
之也而後之司牧者曰代剱刃驍騃然依古肆言
豈顧處叐諒者哉每一令去一令代莫不鋭始工
初取條約而整頓之以市于衆曰吾將以勝前令
也然實意不敷民不見其惠而反以爲厲至其卒
則稍怠卒而漫澶不振也較之子孫習驕泰俯視
先人取成業而日拓之竟淪削落者何以異耶大
行讀古循吏傳恨不生同其時與之朝夕及見長

吏耗亂不卒職者心竊非之今令祁門而自當其任則平昔所嚮慕而痛斥者瞭然如涇渭矣由之登堂涖民視街宇坊市皆友諒所遺忍循衆皇皇眷其平生而没前聞者耶然友諒非有異政而難繼也當人心厭亂之餘如饑渴易於飲食故實政所被則易懷今黎民困於歲殺已憔然忘生而脧削之檄又從而搖吻之則救患之策又難於友諒之時矣使大行淫鋒而慨圖難於易順其情而無變其初以休息之使莫不去愁嘆就安安則銷酷

奠危國將追古循吏而匹休焉詎能聲其友諒已哉夫友諒非古循吏也古循吏不可得而見之得見友諒斯可矣今求友諒又不可見則民之可傷爲何如也予知大行知所以傷之故爲之言則微民其有瘳矣而後之慕大行者又將甚於慕友諒也

鐔墟堂摘稿卷之三終